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故乡和远方

久美多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故乡和远方

久美多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和远方 / 久美多杰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7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28-6

I. ①故… II. ①久…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226 号

故乡和远方

作 者：久美多杰

责任编辑：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王 冰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122 千

印 张：9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28-6

定 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久美多杰 藏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藏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青海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出版有藏汉双语诗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藏文散文集《极地的雪》和翻译作品集《冈底斯的项链》《藏族女诗人十五家》《扎西东主小说集》《久美多杰散文集》《人间故事》《梅朵吉诗集》《等待西风》《心中的天籁》(合译)等。曾获青海“章恰尔文学奖”新人新作奖、青海藏语文学“野牦牛奖”翻译奖、甘肃“达赛尔文学奖”散文奖、第七届青海省文艺奖、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第三届全国“刚坚杯”藏文文学奖、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

编 委 会

主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凤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目 录

第一辑 故乡

| | |
|----------------------|----|
| 在延安想起宗果 | 3 |
| 三个人 | 5 |
| 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 | 8 |
| 大象的舅舅 | 12 |
| 我的小学 | 15 |
| 一位绰号叫“阿库让波”的僧人 | 22 |
| 这儿离黄河不远 | 24 |
| 和鳄鱼睡一起 | 30 |
| 第一场雪 | 32 |
| 宗果的河 | 35 |
| 遥远的记忆 | 36 |
| 新年日记 | 39 |
| 赤嘎藏人的语言 | 41 |
| 一头白驴和一匹黑马 | 42 |
| 湖中的珍宝 | 43 |
| 邻 村 | 45 |

| | |
|------|----|
| 清晨 | 46 |
| 黄昏 | 47 |
| 宗果散记 | 49 |

第二辑 远方

| | |
|-----------|-----|
| 远方在哪里 | 67 |
| 梦里 | 80 |
| 你才是文盲 | 83 |
| 雪域高原的法制明镜 | 85 |
| 窗 | 87 |
| 锡金地震了 | 89 |
| 过河 | 90 |
| 睡懒觉的办法 | 92 |
| 路考 | 93 |
| 说得像真的一样 | 95 |
| 一次性 | 96 |
| 金城公主 | 97 |
| 那张陪了我五年的床 | 98 |
| 等待公交汽车 | 100 |
| 蚂蚁 | 103 |
| 香港，我的房卡丢了 | 107 |
| 世界屋脊的上空 | 109 |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111 |
| 唐生发的“中国梦” | 113 |
| 果洛夏天的雪 | 116 |
| 仓央嘉措变了 | 119 |

| | |
|------------------|-----|
| 一些小事情 | 121 |
| 十二月 | 124 |
| 儿童医院八楼 | 128 |
| 早晨，我迟到了 | 131 |
| 历史被书写在天空之上 | 133 |



第一辑 故乡

“生如草木，死如朝露”。人生短暂，故乡的恩情，就更应该珍惜。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真挚、最淳朴的情感。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情感。故乡的恩情，是人世间最值得珍惜的情感。

故乡的恩情，是一份深沉的爱。这份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是朋友之间的爱，是邻里之间的爱。这份爱，是无私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无怨无悔的爱。这份爱，是永恒的爱，是生生不息的爱，是长流不断的爱。这份爱，是伟大的爱，是崇高的爱，是神圣的爱。这份爱，是温暖的爱，是光明的爱，是希望的爱。这份爱，是生命的爱，是灵魂的爱，是精神的爱。这份爱，是人性的爱，是人情的爱，是人文的爱。这份爱，是自然的爱，是宇宙的爱，是生命的爱。这份爱，是故乡的爱，是家乡的爱，是祖国的爱。这份爱，是故乡的恩情，是家乡的恩情，是祖国的恩情。

故乡的恩情，是一份深深的感激。这份感激，是对父母的感激，是对兄弟姐妹的感激，是对朋友的感激，是对邻里



在延安想起宗果

宝塔山上，有一座高耸的佛塔；宝塔山下，到处都是革命遗址，还有仿制的红军服装和翻印的“红宝书”。

看到红军服，便回想起小时候我和同伴们最喜欢戴的灰色八角帽，最爱玩的“中国和敌人”打仗的游戏，以及那首听不懂歌词、发不准音调，却已被我们歪歪扭扭地唱过无数遍的儿歌——《红星闪闪》。

拿起“红宝书”，我还想起父亲手里那本《宁玛派颂词汇编》，套在它封皮上的红色塑料书皮上印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几个烫金的藏文字。

我从小热爱红军，向往和怀念红军。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曾经无数次感动过我，我一直很纳闷的是红军部队走过了草地，却没有来到我们村庄。听老人们讲，在旧社会时期，有一只红军部队来过青海，遭到军阀马步芳的抵抗和打击，很多红军战士被杀或被俘虏，一些有幸逃出马匪魔爪的红军战士，因为没有办法回家，只好隐姓埋名到处游荡，在农村牧区替人干活放牧过日子。其中有一名红军战士，恰恰来到了我们村。最初，他给村里一户人家帮忙干活，后来，就给另一户当了女婿。时间一长，这位红军战士不但能种田犁地、骑马放牧，而且学会说藏语、念佛经，纯粹成了一个藏族人。我还没有出生时，他已经去世了。我估计，他可能是到过我们村的第一位汉族人。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社会，我通过教科书、连环画、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和途径接受过革命教育，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革

命的了解和认识。因此，红军的历史，应该说自己还是略知一二。红军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和感人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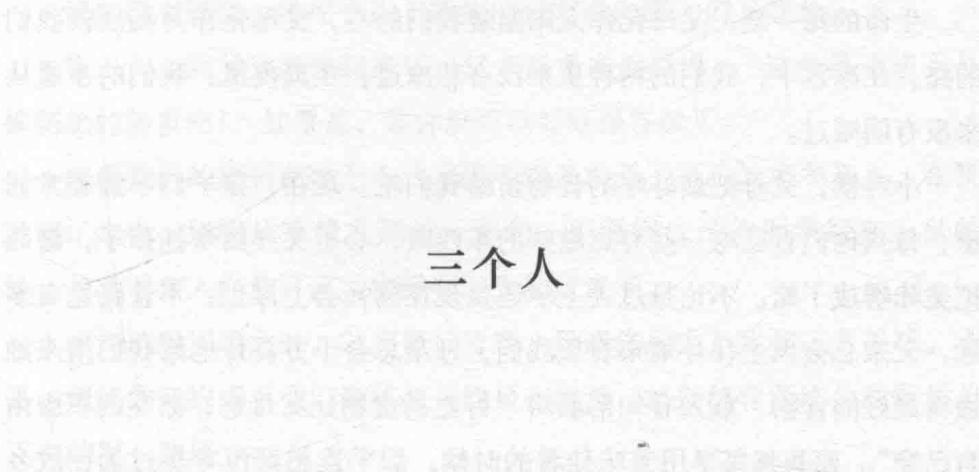
红军是我小时候的一顶帽子，它有八个角，上面嵌着一颗红五星。听说，红军同时又是雪域高原东部草原和雪山深处一位身穿藏袍、会说藏语的汉族母亲。

翻阅历史，那是一个与艰苦岁月紧密相连的群体，是一条从东南延伸至西北的彩虹。他们用超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拉着神奇之犁，用智慧开垦了一个古老而荒芜的土地，到处播撒了新鲜的种子。

我小时候唱的歌，是他们作的词，也是他们谱的曲。我发现，小时候为我解渴的人当中就有他们的影子。

现在想来，那次在世界军事史上规模空前的武装组织大迁徙，它的里里外外，需要我们永远学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红军，可以成为我们开创未来的导师，可以成为我们实现梦想的楷模，因为它有力量点燃一个新的伟大长征的火种。

(藏历十七绕迥金兔年根据笔记改定 青唐)



三个人

父母和奶奶，是我从小到大时刻惦念的人，也是一直牵挂着我的人。

父 母

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我和妻子很自然地成为了父母。记得以前，我曾对妻子说：咱们是父母的孩子，将来也会成为孩子的父母。如今，一切都变成现实，即便逃到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5

听到自己孩子的啼哭声，我才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一辈子是牵挂着孩子冷暖安危的一辈子。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

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还是一群雏鸟的时候，父母已经是参天大树了。在雪域漫长而又短暂的时光中，他们用茂密的绿叶遮风挡雨、百般呵护，以爱怜的枝杈精心照料——把我们一个个从原先赤裸裸的肉疙瘩养育成大人。当我们羽翼丰满，能够照顾自己，并可以单独飞上天空眺望远方时，却发现父母这棵大树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和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比以前更高更大，反而正在枝枯叶黄，像小时候的我们一样变得脆弱。他们消瘦的脸颊和羸弱的身子，如脚下这片古老而贫瘠的高原大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生的艰辛和疲惫。曾经的青春韶华，好似我家后山顶上那一面面迎风飘扬的五彩经幡，在风雨中褪去了原来的颜色。

生命的每一刻，父母化作太阳温暖我们的心，父母化作月亮照彻我们的路。在冰雪中，我们的精神从来没有悲凉过；在黑夜里，我们的步履从来没有阴暗过。

小时候，父母把最好吃的食物留给我们吃。现在，孩子们不能经常回家，每当他们自己吃一些有点滋味的东西时，心里又开始牵挂孩子，最后把美味嚼成了蜡。不论是过去上学还是现在到社会上谋生，不管路途有多远，父亲总会风尘仆仆地来看望我们，母亲总会千方百计地给我们捎来她做得最好的食物。藏人有句俗话叫“好吃的食物让父母吃，漂亮的衣服由自己穿”。而我每每享用美味佳肴的时候，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远在故乡的父亲母亲。

每逢节假日回家探亲，父亲和母亲高兴得就像孩子一样跑前忙后，不知怎样才好。

父母对子女的爱，犹如蓝天对小鸟的胸怀。在这个温馨的世界里，我们永远也飞不到尽头。

我们的孩子在一天天成长，我们的父母却在不断地衰老。总有一天，孩子会长成我们，我们也会老成自己的父母。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

在孩子眼里，我们也是一棵大树。他们一定也渴望自己的父母用雪一般朴实的目光，用目光一般纯粹的心，关爱自己一辈子。可是一想起自己的父母，我就怀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父亲。

（藏历十七绕迥金蛇年 恰卜恰）

奶奶

孩子出生后的第七天，我们从医院出来回到自己家中。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个好觉。我梦见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奶奶回到了自己的家。悲喜交加的我只问了一句：“奶奶，您是从哪里来的？”



奶奶没有说话，她用手指了指我们村东边山腰上的天葬台。

第二天，我对父亲说起这事。父亲沉思半天后说：“这个孩子该不是你奶奶的转世吧！？如果是，那你就好好报答她了。”

疼爱我们的奶奶在她七十二岁那年春天离开了自己的家和亲人。在我的记忆当中，奶奶从来没有照过一张相。不愿把自己的形象留在人世的她，却撇下亲人们和自己为之操劳一生的家走了。

奶奶两鬓泛霜之时，父亲娶了母亲，母亲先后生下我和三个弟妹。于是，奶奶的怀抱成了我们演练航行的最初港湾，奶奶的脊背沦为学习飞翔的第一跑道。

在梦中，奶奶像春天一样注视着我们全家人。令人欣慰的是，她的面容白里透红，比我记忆中的人至少年轻了十岁。

我和弟弟妹妹是从奶奶粗大的双手间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是在奶奶宽厚的皮袄里看到那象征空性的蓝天和支撑蓝天的雪山的。我和弟弟妹妹，是奶奶用柔软的嘴唇擦着鼻涕长大的。

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年春天我在县民族中学上高二年级。看到奶奶将不久于人世，家里让一个亲戚到十几公里外的小镇给我们学校打电话，说我奶奶病了，请我赶快回家。等我到家时，奶奶已经走了。

无数个昨日，随着离我们远去的奶奶消失在眼前。我和弟弟妹妹再也回不到坐在奶奶的庄稼地里聆听《熊妈妈和小兔子》的童年世界，再也回不到跟在奶奶的牛羊后面学唱《世纪形成歌》的幸福岁月。我们的童年，因为奶奶的存在而格外温馨和精彩。

宗果的每一天早晨，炊烟是山村里最美妙的舞蹈。我多么希望能再一次见到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用无限的慈爱点燃那美妙的舞蹈，迎接全村第一缕阳光的动人情形。像母亲一样爱我们的奶奶，我今生只能按父亲说的那样，通过抚育自己的孩子来报答她了。

(藏历十七绕迥金蛇年 恰卜恰)

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

8

每次要回宗果，我首先想到的是故乡的河滩。到了宗果河滩，我就怀念一片森林。

我不知道宗果从前有没有森林，但是很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宽阔的河滩。

在我的记忆里，宗果是一个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相对来说农业和牧业生产条件都比较好的村庄。散居的民宅周围全是树木和农田，清澈的河流流过长满绿草、野菜和鲜花的河滩，河水两岸大片大片的红柳丛中经常有野兔、野鸡等出没。夏天，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每天都在河边一边放牧牛马骡驴等牲畜，一边采挖野菜、嬉水玩耍。

很多年过去了，宗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河滩向北望去，阿咪扎嘎尔雪山除了冬天偶尔戴一下那顶不知戴过多少岁月的白色毡帽外，春夏秋三季基本上都是光着头的，河水自然比以前瘦了很多，从沟口流过的黄河，有时候像一名久病不起的老者，有气无力地挣扎着。东西两座绵延不绝的大山像是比身上的肌肉似的全都脱光了衣服，实在是难看死了。以前随处可见的老树，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假如有一位早逝的前辈复活过来，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宗果，打死他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生活过的可爱的故乡。

宗果以前肯定有森林。也许，宗果的森林是因为无法忍受村里人的百般刁难和欺辱而逃到别处去了。或者，宗果的森林可能是一个喜欢到深山中修行的密宗信徒。不管怎么说，假如宗果有一片森林的话，这个原本只

有十几步的河床不会一夜之间被泥石流吞没，从此变为宽约五六百米的大河滩。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闪电撕破了天空，雷声震醒了山野，雨水践踏着大地。第二天清晨出去一看，老天爷啊！我和同伴们的乐园不见了，绿草、野菜、红柳、清水没有一点踪影。河滩旁边的麦场上堆满了一摞摞整齐的农作物，还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很多架马车，可是现在什么都不见了。这个叫宗果的村庄，一半被洪水冲走、被泥石流覆盖。从那以后，我对童谣中“奇怪啊！石头没有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多？”等句子产生了兴趣。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乌云和雷电发了疯，雨水发了疯，接着洪流也发疯了，它像一群野兽横冲直闯，山沟被震耳的水声淹没，整个村庄弥漫着泥水的气味。雨停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人们的耳边。这次的洪水，吞噬了一个牧羊女子的宝贵生命，全村一共损失了六百多头牛羊……

在我还没有动笔写这篇短文的前几天，正值各学校开学，一位在西宁上大学的同乡来到了我家。我问了一些村里最近的情况，他说，秋收已经结束，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摘梨子和花椒，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前两天宗果下了一场暴雨，泥石流冲毁了水渠和道路，淹没了大片农田、草场和林地，河滩变得比以前更宽了……我知道宗果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快了生态的恶化，经常造成河道淤塞、道路毁坏、行洪不通，引致洪涝灾害频繁，但是一听到他说的话，情绪还是变得很激动，脱口说出一句：为什么又是洪水又是泥石流呢？看来，这个村庄从地球上消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经常埋怨说大自然正在消灭我们。我在想：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一种生命或物体，是我们欺负了大自然，所以遭到它的报复。我小时候身上有虱子，虱子吸我血的时候身上很痒，于是脱下衣服把它们消灭干净。其实，我们也是地球上的虱子，同时也是虱子的地球。我们这些虱子怎么去吸地球的血，它也从来没有把我们